



梦山书系

语文教学归欵录

下卷：快简·零札 陈日亮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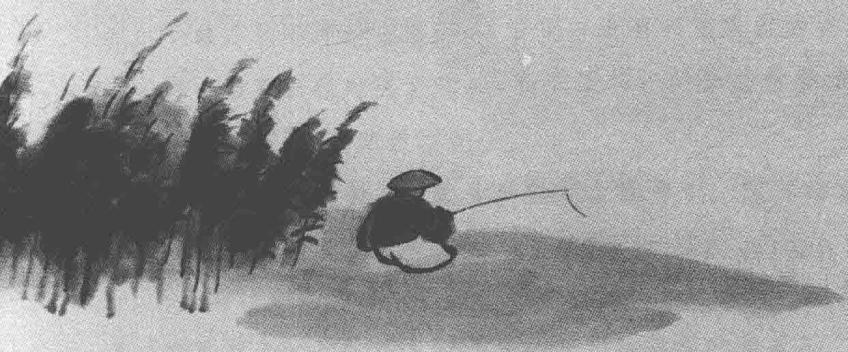




梦山书系

语文教学归欵录

下卷·快简·零札 陈日亮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文教学归欵录. 下卷, 快简: 零札 / 陈日亮著.
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334-7678-6

I. ①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学语文课—教学研究
IV. ①G633. 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3604 号

Yuwen Jiaoxue Guiyu Lu

语文教学归欵录

下卷: 快简·零札

陈日亮 著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教育出版社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25 网址: www.fep.com.cn
编辑部电话: 0591-83779615
发行部电话: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
出版人 江金辉
印 刷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
(福州市鼓楼区白龙路 5 号 邮编: 350003)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273 千字
插 页 1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7678-6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出版科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自叙

关于这本书，我想做几点说明。

一

书里所收的是《我即语文》印行之后的十年间，除了收入《如是我读：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如是我读》）和《救忘录》之外的我的关于语文教学的几乎所有言说。也有相当数量的讲座内容没有收进去，原因是那些都已基本写在了我的文字里，口头总带着渣屑泡沫，任其随风而逝，没有什么可惜。

上卷“纵谈·答问”，收长短文 29 篇，什九都是应命而作，随问即答，但也莫不是我长期观察思考之后的发声，或率尔应对，却并不含糊。

下卷“快简·零札”，分为两辑，上辑绝大部分是致教师的信简，其中又多是听课后的紧写赶发，即时交流——“萝卜快了不洗泥”，因称“快简”。我对所有接受我听课的教师，都始终心存感激，他们的课总是给我许多启发。我的听课，从不在意说长论短，臧否得失；我把每一次听课都当成自己的一次备课，着重谈我对课文和教学的新的发现和思考，故也不妨看作是书信体的“如是我读”。同时我还发现大多数教师的课都有许多共同点，某节课是谁上的已变得不再重要。于是多被我穿上隐身衣，取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语词随意化个姓名。真假姓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。

《致石修银》里收有一份四十年前的教学资料，今之同行们大概都不会再关注这样匠气十足的作文批语了。我们的作文教学早已“近乎技”，抵达“目无全牛”的高境界了。但在自己，毕竟是年轻时的一份苦心合作的见证，殊

难割弃。

每日读读写写，笔不释卷，是我晚年的精神保健。《救忘录》多少还有些读者喜欢它，故仍从近些年所写的零札中挑选了百来则编入书里，也算是继续对自己的一种策励。

卷末的三篇“附录”，分别是钱理群和成知辛两位先生对《如是我读》一书的评介，以及赖登维先生谈《救忘录》的读后感，我之所以不敢画地自限，故步自封，是与他们对我的认可、指导和鼓励分不开的。

二

书名“归欤”二字取自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诵陶氏此辞每多联想，既有感于人生，亦每念及语文教学。质性自然的语文，一到教起来总是心为形役，矫厉失真，常令我“眷然有归欤之情”。诚然，我也真愿意如陶先生所言：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”然而悟乎？追乎？终竟能归之乎？——我实不敢做太多的想象。

三

丁酉之岁，恰逢福州一中双百校庆，谨以这芜杂的文字，表达我在这所学校逾半个世纪教学生涯的眷眷之情，聊充一份薄礼吧。

丁酉新正，于俯仰斋。

目 录

快简～1

致陈海滨——关于语文教学“守正”及其他～3

致游容华——关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～10

致詹衡宇——关于“三维目标”～12

致徐江——关于“学情”与“体式”～14

致郭惠榕——关于教与学双主体的互动～15

致谢贵荣——关于“教什么”与“怎么教”～20

致陈曦——关于把握教学“落差”及其他～22

致杨桦——关于语文课堂教学常规～25

致廖秋娣——关于教学经验的学习借鉴～26

致游容华——关于“个性化”教学经验及其他～28

致李都明——关于语文课堂的“得法”～32

致石煮——关于现代文阅读的教学模式～34

致刘菊春——关于散文的读法～35

致方惠华——关于文本解读～36

致刘菊春——关于文本解读～38

致游容华——关于文本解读～39

- 致游容华——关于文本解读～40
致苏宁锋——关于文本解读～41
致姚丹——关于文本解读的时代精神与生发～42
致郁何之——关于“以意逆志”～43
致李唐坦——关于作文审题～44
致施清杯——关于说理文逻辑思维训练～46
致章熊——关于实用作文教学的研究～48
致赖子萱——关于议论文写作～49
致符孤松——关于作文复习课～51
致黄山——关于一篇作文的命题意图～54
致伍红霞——关于作文批改、文言文教学等～56
致陈玉琴——关于高考作文的“有文采”～58
致某编辑——关于一次国庆征文的评价～60
致石修银——关于作文通用批语～62
致王进——关于语文教师专业发展～68
致胡为乎——关于《沁园春·长沙》～70
致胡为乎——关于《沁园春·长沙》～72
致陈义准——关于《沁园春·长沙》～75
致刘淑芳——关于《雨巷》～78
致穆欣欣——关于《雨巷》～83
致孟全波——关于《再别康桥》～87
致邓东皋——关于《荆轲刺秦王》～91
致全涓涓——关于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～95
致苏宁锋——关于《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》～97
致雷贤平——关于《故都的秋》～99
致陈秀燕——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～101
致傅奚疑——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～103
致隽然——关于《孔雀东南飞》～106

- 致邓东皋——关于《涉江采芙蓉》～111
致钱老师——关于《赤壁赋》～114
致周遥遥——关于《我有一个梦想》～116
致支易安——关于《咏怀古迹》(其三)～118
致于西畴等——关于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～120
致支易安——关于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～122
致怀良辰——关于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～128
致潘文渊——关于《归去来兮辞》～131
致乐琴书——关于《归去来兮辞》～133
致胡为乎——关于《陈情表》～140
致陈玉琴——关于《咬文嚼字》～144
致周遥遥——关于杜甫《登岳阳楼》和李贺《梦天》～146
致穆欣欣——关于《庖丁解牛》～149
致任去留——关于《项羽之死》～150
致陈颖彦——关于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～155
致刘建稳——关于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～160
致郁何之——关于《长恨歌》～163
致吴东芳——关于《马》～165
致刘菊春——关于《芦花荡》～168
致伊轻扬 林清流——关于《故宫博物院》～170
致刘菊春——关于《生物入侵者》～173
致陈红华——关于《泥人张》～175
致池至恩——关于李白《行路难》(其一)～180
致史有为——关于刘航军教《声声慢》～185
致石修银——关于《叶笛》～188
致钱理群——关于《我即语文》～191
致钱理群——关于《我即语文》～194

附录：

语文阅读教学历史经验的两个基本总结

——读陈日亮《如是我读：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》 钱理群～256

发明幽微 识解通达

——陈日亮《如是我读：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》之我读 成知辛～273

杂花生树群莺飞

——读陈日亮《救忘录》断想 赖登维～278

快
簡



致陈海滨

——关于语文教学“守正”及其他

海滨你好：

我最近想把听语文组年轻教师上课的印象写下来，同他们交流，并争取写成系列。但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积淀，不敢贸然动手。你的课我听得比较多，平时也常有交流，便想试着写一写，但是否正确与准确尚无十分把握。现先寄给你，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

陈日亮

2011年9月5日

海滨·印象

一年下来，听陈海滨的课还不能说有足够多，但印象是清晰的。我认为他是语文组内一位颇具“守正”特色的青年教师。

现在只就听课的印象说几点。

首先，是“讲”得细腻。语文的字词句教学他从不轻易放过，而且一般也都讲解得很到位。有时为了一个字词，他会舍得花上一两分钟仔细反复地联系比较，务必让学生明白透彻。涉及内容主题和人物思想的地方，也同样讲解得很详备。教师主讲，是他一贯的教法，但讲中有启发，启发方式多是随机设问。这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特点。这一点跟现在流行的“为问而

问”是大异其趣的。前者的“机”，是解读过程原本就存在或必然会出现的问题，备课时若不是有意关注，往往会在教的过程轻易“滑”过去；后者则是“随意发问”，因为要体现师生互动，总得问问答答，这样的为问而问，往往缺乏针对性，该问不问，不必问却问，问得毫无价值，产生不了有效的教学内容。“机”和“意”一字之差，效果立判。我以为这就是传统语文教学提倡的“启发式”的要义所在：即启发的结果，须使学生有所启悟，能够发现或学到他们原先所没有意识到的知识或习惯。

这一点，如果看看海滨写的作文评语，也许同样能得此印象，这里就不谈了。

其次，是“教”得耐心。听他上课，很容易发现他的视线并不是泛泛地面对全班，而经常会紧紧地注视着某一方位或某一对象，显得十分专注。这是用心的表现，是施教者具有主动“对话”意识的体现。然而更应看到的是他的耐心。他常常不是讲过就算，问过便了；不但在“讲”的时候常作必要的联系与延伸，或是内涵的深入解说，或是外延的适当拓宽，总是务必使学生所知更明了更深切。学生回答问题时，他也总是很耐心地听取和进行启发，这一点和我听过的其他年轻教师的课很不同。不少年轻教师往往以为我“讲了”，就是“我讲明白了”；我讲明白了，也就是“你已经接受了”。语文的“非逻辑性”的课程特点，决定了教与学的过程没有这么简单，因此学生回答得怎么样，也不见得都会像数、理、化教师那样仔细听取并给予评断。现在语文界在讨论“教学预设”和“教学生成”哪个更重要，事实上这两者经常是分不开的。预设的教学内容一旦实施于课堂，只要有学生参与活动，无论表现为静态抑是动态，多少总会出现变异，“生成”本是很自然的事。“照本宣科”（包括照“教参”宣讲）之所以受到诟病，原因即在此。最佳的教学效果，应该体现为“预设”与“生成”的完美结合。这也许是老生常谈，但非有“教”的耐心（甚至还要有“备”的细心），是不足以达成的。这一点，海滨是自觉的。

再次，是“学”得虚心。我同年轻教师交换意见时，特别会注意对方的“诚意度”，即是不是真的空出心来愿意和你交流。我遇到的少数情况是：总要为自己做这样那样的“解释”和“说明”。而这在海滨身上则几乎见不到，

相反，经常听到的倒是“这我还真没有想到”或“我的确没有注意到”。能否进行教学反思，考验的是一个教师的智力素养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师德的自觉。自省与反思，是教师对事业困勉追求的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。去年在指导海滨准备参赛课文《说“木叶”》的备课过程中，我对此尤有体会。我们曾经对这一篇课文应该“教什么”交流过几次，已取得了基本共识，但最后却“卡”在其中的一个段落，颇费时间与精力。我反复解说我的意图，而海滨却明显表现出无法理解；我自知词不达意，没能让他完全领会，实际上是我自己也没有解读到位，最后说，那就干脆来个取舍，大赛的课上就不教或略讲个大意算了。孰知到了赛课时，他却能顺理成章地把这一段内容“教”明白，也可以说，把我没有解读清楚的，他终于准确地读出来，也明白地教给学生了，终于使得这一节课的逻辑分析显得十分出色。我最初认为是他的悟性好，后来觉得还是他有着认真接纳别人意见的虚怀，和具有追求恰当与完美的良好语文习惯。在海滨身上，无论是细心、耐心和虚心，都已经化为他的思维和言语的良好习惯。语文教师良好言语习惯的养成，与最终形成敏锐而丰富的语感，关系至为密切。

以上所述，似乎都只是侧重海滨的教学态度，还没有触及他的教学水平，比如文本解读的能力等。但也正是由于以上的细心、耐心和虚心，反映了也成就了海滨的课堂教学在总体上有较高的水平。这一点，只要看他参加省普教室举办的首次青年教师语文课堂教学大赛，获得高出第二名十多分的优异成绩，从评委们所给出的评语就可以证明——

基本功扎实。能紧扣文本。吃透了课文。理清了头绪。思路清晰，逻辑严密。显示出较深厚的文本解读能力。

文本分析具体深入。教学目标集中。目标明确，具体，重点突出。用一个个的追问、比较、辨识环环相扣，抽丝剥茧。步步深入地引导学生走近课文，条分缕析，抓住课文内容的关键。能引导学生对文本的阅读、理解，并总结相应的方法。

表达自如。

(以上均摘自评委的书面评语，未做改动。)

既已取得这样的成绩，那么，对于海滨今后在课堂阅读教学方面的专业成长，我个人还有什么期待呢？他还需要发现自己什么不足，继续往什么方向努力呢？

我前面已经说过，海滨的语文课很像传统的模式。一位评委的评语就写道：“教学偏传统，教师主导作用突出。”这就是说，海滨所采取教师主讲，甚至是串讲的教学方式很鲜明，也是很熟练的。讲的过程，有启发，有引导，体现了主导。这实际上也是我校语文教学一直在坚持，始终没有放弃的有效教学方式。新课改以来，这一传统方式遭到了否定和批判，认为是以教师的“讲”代替了学生的“学”，是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。在这里，把“讲”与“学”放在对立的层面来说事，绝对是荒谬的。“学”是一项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活动，“讲”只是一种教的方式手段。选择什么方式手段，使学生能顺利学到知识技能，完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。因此真正需要探讨的，不是“讲”与“学”，而是“教”与“学”如何达到和谐一致的问题。也就是教的内容必须是学生需要学的内容；教的方式，必须是适合学生接受这一内容的学的方式。于是，也就自然凸显了什么是“学生需要学的内容”与“适合学生学的方式”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过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大概总认为我所教的，就是学生需要学的，我采用的教的方式，也就是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。课改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，可谓具有警示作用，也是今后我校语文课改必须正视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但传统也有局限。局限在于相对侧重与强化教师“主讲”的教学，对学生“学”的实际状况通常分析了解不够，其结果是学生日久会感觉教师之所教，未必就是他们之需要学，教与学不时出现甚或长期存在疏离与脱节，遂造成学的懈怠与教的空耗。其至严重者，即孙绍振先生所指出的：“不能胜任这样任务的人，有一种办法，就是蒙混，把人家的已知当做未知，视其未知如不存在，反复在文本以外打游击，将人所共知的、现成的、无需理解力的、没有生命的知识反复唠叨，甚至人为地制造难点，自我迷惑，愚弄学生。”这

一现象，似乎非经孙先生的尖刻批评而未引起警觉。像这样的“有意识的蒙混者”，经我数十年在一中的经历，最多也只发现一两位身上有之，是不自知自觉，而这不自知自觉却更值得我们警醒。就说我自己吧，过去亦何尝没有过“把已知当未知，视其未知如不存在”的“自我迷惑”？课改强调“自主合作探究”这一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，让我对自己过去主张的“得法养习”也有了进一步的反思，即教师自以为是的“法”和“习”，是否就是学生所真正需要的“法”和“习”？在教师施以“法”与“习”的教育与训练之前，是否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在语文学习的方法习惯方面所存在的历史的、现实的、自我的、自他的种种现象与问题（包括困难），从而考虑对症下药？自然学科，也可包括人文学科如史、地、政，学生“学”的状况的趋同性是明显的，而语文却存在很大的差异。最近在一节课上听学生谈预习毛泽东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上阙，说是从“独立寒秋”的“立”读出“革命家昂然挺立的姿态”，给人以“霸气”的感觉。这大概是教师所始料未及，也是其他学生未必能读得出来的，其中明显带有“先入为主”的“自他”因素，然而却不能否认这毕竟是学生自己认可的。那么应如何准确把握这首词的情感基调，亦即青年毛泽东的豪情是怎么体现在词的字里行间，“豪”与“霸”的区别何在，“独立”的“立”究竟给读者以怎样的联想与想象，才更与词的意境相和谐，就生成了教师无法回避的现实教学内容，因此语文教师就天然地要比其他学科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困难与挑战。如果一味依靠教师的“主讲”，这样的困难与挑战可能就不存在，然而本着实践“教，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”的基本原则，别无他法，只能往学生方面多些实际了解，多设想——根据教师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予以推测与想象。所以近年来我们语文教研组十分注重学生的预习，适当强调“未教先学，学而后教”，确是有必要甚至感到迫切。而另一方面，也是从根本上说，则是孙绍振先生前面提到的“胜任这样任务”的，即语文教师“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独特的领悟、探索和发现”，当然这更是一项自我修炼课程，须终身以之地付出努力。

现在回到海滨的课堂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海滨的课文解读是细致而全面的，大凡在文章的重点和难点部分，他都能讲解得比较透彻，在学法上也不忘及时加以指点与提示，

但是在并非重点难点的地方，或学生基本能够领略的文段，他大概担心学生未必都能准确理会，总是不烦词费，言之切切。例如教《祝福》的开头一段，竟花了近 15 分钟来讲解鲁镇旧历年“空中”气象，对个别句子甚至做了“过度诠释”。教柳永的《雨霖铃》，在开头的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”三句也停留得太久。因此我开始注意到，由于他的“面面俱到”，就难免无法让学生始终保持群情关注和有效思考。在教学内容的取舍和详略上，如果事先没有足够的考量，课的节奏就会比较平缓，气氛也会显得平淡，而语文课的 45 分钟，是需要有明显的节奏的，否则就容易使学生分心，难以始终集中与调动他们的注意力。

在那场公开的教学大赛里，我也注意到评委对海滨那节课的另一些评价：“教师讲解时间过多”，“方法单一，课堂沉闷”，“整堂课略显有些拘谨，教师放得不开，课堂气氛不够活跃”。向来的公开课评价已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，即认为如果没有师生互动的外显的活跃甚至热闹，就不符合课改精神，对此我们或有保留意见，可暂置之勿论；此外，由于《说“木叶”》这篇课文有相当难度，课前没有指导预习的机会，且受到教学时数（一个课时）的限制，“学生阅读思考的时间不充分”“学生参与不足”，自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我想，一篇课文即便是由教师主讲、串讲，而力求在讲解过程做到张弛有度，收纵自如，从而避免单一、沉闷，不被人认为是“教师包办”，还是有可能的。这就涉及一位评委所指出的“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形式呈现较不充分”的问题。课堂上学生主体呈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，在常态的课堂教学中，专注地听讲，静默地思考，本是最常见的一种呈现方式。而关键在于，教师无论在备课还是上课，可曾考虑和关注到“呈现形式”多样性的问题？课前是否有过多方设疑、启发、引导的准备？上课时是否注意捕捉学生的神态表露与情绪反应，从而对课堂的节奏有所控制与调适？思考时间的长短，取决于思考内容的有效性和难易度，那种不用动脑筋就能回答，或者给了不少时间仍答不出什么来，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参与不参与的。我以为海滨的那堂课，引导学生参与对文本的探究思考，总体上是成功的。但为了把握好课的节奏，课前的教学预设，有三点可以一试——

一是认真指导预习。根据学生预习中提出的疑问进行整合提炼，或围绕